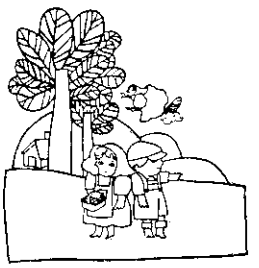
夫婦日記

音龍



怎麼辦？

昨天晚上焦急地等著阿仁回來吃晚飯，等到好晚才見他進家門。正想要問他，却冷冷地用幾句話來敷衍，說是跟同事在外面吃過了。

眞氣人，最近他總是這樣，即使在家裏，也是一句話不說地坐在那兒，毫不關心，好像這個家他都不用負責任的樣子。

眞想跟阿仁多談談，來了解他的想法，無奈兩個小搗蛋輪番上陣，小的哭完換大的，大的吵完換小的。洗不完的衣服、尿布，做不完的家事，忙到夜深人靜，我也精疲力盡了，那有工夫去照顧他呢？唉！該怎麼辦？總不能眼看我們之間的隔閡愈來愈深。

對不起：一進門，就看到她正扯着喉嚨大呼大叫的處理三個搗蛋兒，屋子內亂七八糟的，上了一整天班，拖着疲倦的步伐回家，希望能舒舒服服地讓太太對自己體貼一番。回想婚前所夢想的甜蜜家庭，如今已消失得無影無踪。現在，她早已呼呼大睡，也難怪她忙了一整天了。

和金美結婚不到四年，却讓她付出這麼多的犧牲，在尿布、廚房、小寶們的哭聲中抹去昔日的風采，眼前的她，幾乎要變得不認識了。

雖然我是多麼深愛着家中每一分子，可是要知道，家一多麼沉重的負担，家的包袱似乎一天比一天的重，要是……啊，金美，眞對不起！

家庭計畫工作人員的感想：眞巧，才來鎭上工作幾星期，就在菜市場前遇見好久沒見面的金美。金美——從前初中時代的班花，竟然變得這般憔悴，一幅沒精打彩的樣子，左手提着菜籃，右手還抱着不滿周歲的寶寶，聽說還有一個在家裡。

金美先是向我訴了一大堆苦經，又是小孩啦、先生的，聽我說還沒結婚，立刻勸我別結婚了。但一打聽到我目前的工作，才談到正題。

原來金美連家庭計畫的常識都沒弄清楚，太早結婚，生孩子也沒計畫間隔生育，甚至一些簡單的避孕知識也只知個大概，沒把握實行，因此又時時刻刻担心再懷孕。加上她的阿仁是位沉默寡言的先生，夫妻間的誤會愈來愈深了，這時，我立刻想起了我的職責，除了宣導一番，並請她與她先生到衛生所和李醫師談談。

今天跟朋友去白果山玩，又遇見了金美，不同的是她們全家出動，在樹蔭下野餐，一家樂融融，不用問，就知道問題解決了大部分。不過金美還是告訴我一些語重意深的話，她認爲生兩個孩子都嫌多。

從這件事看來，今後我的工作目標除了勸導經濟不好的家庭少生幾個，給每個子女有更多更好的養育機會，另一方面也應開導那些剛結婚或已經有了兩、三個孩子的夫婦共同計畫家庭，使家庭生活幸福美滿，我們的社會無形中也會更加健全，您說對不對？

婦女生育率 應繼續降低

一位人口問題專家今天提出警告：我國在民國四十年以後出生的女子，現已逐漸進入生育年齡，如不加强家庭計畫的推行，以降低其生育率，則民國六十七年的嬰兒出生數將突破五十萬人，至七十年將達五十二萬人。

人口自然增加數，將由目前的三十二萬人，激增至民國七十年的四十二萬人。自民國七十年以後，國民學校將又須繼續擴充，現在所面臨的一些與人口相關的問題，且將繼續延伸不已。

寶貴的一課

一禾

一天晚上，我到老陳家聊天、看電視，他們那才兩歲大長得白白胖胖很討人喜歡的小村，走到客廳向他爸爸告狀：「爸爸，姐姐把我打哭了。」

我好奇地等待老陳如何來處理這件孩子們的告狀。老陳是我的同事又是同鄉，他已建立了一個非常美滿的家庭。太太賢慧又能幹，正在廚房裡忙着。

大女兒才五歲大，很聰明懂事，長得很像她媽媽。老陳過去脾氣不大好，聽說結婚以後改變了很多。

「姐姐是跟你開玩笑的，你不哭不是大家都沒事了嗎？小村乖，快再去跟姐姐玩。」於是小村不哭了，又再回房跟姐姐玩。

同時，老陳更利用這機會告訴了我一些經驗：「生孩子簡單，養孩子難，如何教孩子更難。孩子不要生得太多，兩個够了。平常要盡量多和孩子們在一起，才能了解他們，才談得上如何來教導他們，不過這必須家庭孩子少，才有辦法做到。

如果孩子太多，每天爲生活奔坡得勞累不堪，那有精力再來教導孩子們呢？只好任由他們去吵去鬧了。

生而不養，養而不教，是父母之過，爲什麼要生那麼多個小孩呢？記住！小孩兩個足够了。」

這時隔壁房間又傳來姐弟兩人天眞爛漫的笑聲，讓人悟覺得老陳家的幸福快樂！這和諧歡樂的小天地，實在令人羨慕。

重質不重量（薛聰賢）